

東海西海 「心」「理」相通

中西文化比較通釋

黃正謙 著



NLIC2970842134

中華書局

黃正謙 著

中西文化比較通釋

東海西海 「心」「理」相通



中華書局

□ 責任編輯：董秀娟
□ 裝幀設計：李婧琳

東海西海「心」「理」相通 ——中西文化比較通釋

□

著者

黃正謙

□

出版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北角英皇道499號北角工業大廈一樓B
電話：(852) 2137 2306 傳真：(852) 2713 8202

電子郵件：info@chunghwabook.com.hk

網址：http://www.chunghwabook.com.hk

□

發行

香港聯合書刊物流有限公司

香港新界大埔汀麗路36號

中華商務印刷大廈3字樓

電話：(852) 2150 2100 傳真：(852) 2407 3062

電子郵件：info@suplogistics.com.hk

□

印刷

陽光印刷製本廠

香港柴灣安業街3號新藝工業大廈6樓G、H座

□

版次

2012年5月初版

© 2012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

規格

特16開（230mm×170mm）

□

ISBN：978-988-8148-61-5

張雙慶教授序

中西文化的比較一直是大學師生熱門的話題，記得六七十年代的中大校園，我們看的書，除魯迅、胡適外，最多的是梁漱溟的《中西文化及其哲學》、蔣夢麟的《西潮》等，除以看禁書的心情傳閱李敖的書外，都是比較舊的。九十年代初開始的高級補充程度會考「中國語文及文化科」，在學界掀起一片中國文化熱，雖然我也參加一些協助中學生學好該科的活動，如和中大中文系一些同事用「優質教育基金」的經費舉辦文化活動，建立《博文》站等，但對把文化作為考試科目的做法非常有保留，總以為考試必會歪曲對中國文化的學習，內心非常期望有優秀的介紹中西文化知識的新著面世。理想中的書要有新觀點，但沒有應付考試的功利目的，可供青年朋友閱讀。展現在各位面前的正是這樣的一本好書。

本書的作者黃正謙於公元二千年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新亞書院）。和上面說過的大學生一樣，大學時代的正謙已對中國文化抱有濃厚興趣，遍讀當代儒家學者等的著作。中大畢業以後，正謙先後在日本東京大學、英國倫敦大學亞非學院、香港大學進修，考取碩士、博士學位。轉益多師，造就他廣博的學問和寬濶的視野。傳統的中國文化素養，東洋、西洋的嚴格訓練，一爐共冶，是本書得以成功的因素之一。工作方面，黃君早前曾任教過上述中學預科中國文化科，又在香港大學中文學院及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教授有關中國文化的科目，包括「傳統中國文化」、「二十世紀中國文化」、「中國學術思想史」、「傳統中國儒家文化與當代國際社會」、「中國文化經典及其現代應用」等。豐富的教學經驗，使他對香港學生學習中國文化的長處與短處了然於胸，寫成專著，自然也會充分的照顧讀者的需要，這是本書成功的因素之二。總之，本書積作者十數年之學力，費一年之功完成，是中西文化比較研究最新的力作。

作者雖自謙說本書是通識著作，對象是一般讀者，並非專家學人。但全書內容豐富廣泛，深入淺出，真知灼見，隨處可見，富啟發性，還是有很高的學術價值的。正謙博覽群書，又通曉數種語言，引用原文，準確翔實，嚴格規範。全書文字清通可誦，引人入勝，使人讀來趣味盎然。當然，對於「文化」這樣的大題目，學者之間觀點容有不同，惟正謙的勤奮用功，論證的嚴謹細密，還是令人讚賞。故樂於把本書推薦給廣大喜愛討論中西文化的朋友。

學做學問先學做人。我對正謙的了解，除了他的好學覃思，還有他的尊師重道。正謙的夫人本科時是我的輔導學生，所以我對他們夫婦比較熟悉。年前婚禮上高掛正謙恩師鄭佩華老師的賀聯，以及正謙在典禮上對鄭老師的謝辭，使我知道正謙和鄭老師師生的情誼是那樣的感人。有正謙是品性上的忠厚至誠，才有這樣一本內容堅實、擲地有聲的好書。這是我樂於推薦本書的第二個原因。

是為序。

張雙慶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榮休教授

目錄

張雙慶教授序

緒論 二十一世紀的地球村與二十一世紀的中國文化 / 1

1. 二十一世紀「地球村」的問題 / 2
2. 當代新儒家與二十一世紀的中國文化 / 7

第一章 論文化者必先具最基本的歷史意識 / 37

1. 論文化者必具歷史意識 / 38
2. 對儒家思想的誤解數例 / 52
3. 「儒」和「儒家思想」的演變 / 64
4. 中國文化多方面不比西方乃始於近代 / 80

第二章 中西古代天地生成論的異同 / 111

1. 中國陰陽學說與西方的辯證論 / 113
2. 中國的五行說和西方的四根說 / 126
3. 中國的「氣」和西方的「以太」 / 139
4. 中西方的宇宙本體論 / 143

第三章 中國人「迷信」而西方人「宗教」嗎？ / 165

1. 中國人既「理性」又「迷信」？ / 167
2. 儒家思想為甚麼不是宗教？ / 174
3. 「迷信」是古代世界的共同現象 / 182

4. 論科學與宗教的衝突及科學與宗教的無衝突	/ 193
------------------------	-------

目次

第四章 中國文化的「人文精神」與西方「人文主義」的異同 / 221

1. 中國文化推尊「天地人」與西方文化敬奉「人格神」 / 222
2. 中西方「聖人」形象的不同及其原因 / 229
3. 中國儒學的「道統論」與西方宗教的「正統論」 / 233
4. 中國的「天人合一論」與西方的「征服自然論」再考 / 240
5. 中國人文精神「一以貫之」的傳統 / 249

第五章 中西方的人文思想與學術傳統 / 283

1. 中國「人文」之為「文藝」與西方人文主義的「修辭」 / 284
2. 中國學術重「合」，西方學術重「分」？ / 292
3. 中國沒有「為知識而知識」的大傳統？ / 302

第六章 中國文化是「禮教」，西方文化是「法治」？ / 325

1. 儒家思想的「仁義」與西方《聖經》的「愛」 / 326
2. 儒家思想是「禮教吃人」？宋明理學是「以理殺人」？ / 330
3. 儒家思想講「人治」而不講「法治」？ / 347
4. 「孝道」與「復讎」觀念論析 / 369

第七章 中國人主張「男尊女卑」，中國人主張「階級制度」？ / 389

1. 中國人講「男尊女卑」，西方人講「男女平等」？ / 390
2. 《聖經》主張「人人平等」，儒家思想主張「階級制度」？ / 407

第八章 中國語文「不科學」？中國語文「不哲學」？ / 429

1. 中國語文「不科學」論及「廢漢字」論 / 430
2. 論「反訓」及中國語文的「不哲學」 / 440
3. 漢語與希臘拉丁語孰優孰劣？ / 450
4. 為甚麼中國古代沒有文法學？ / 458

跋 / 470

緒論

二十一世紀的地球村與
二十一世紀的中國文化

1. 二十一世紀「地球村」的問題

數千年前，人類文明社會各自發展，例如埃及文明、蘇美爾文明、印度文明、中國華夏文明、瑪雅文明、希伯來文明、希臘文明、羅馬文明，其後更興起阿拉伯伊斯蘭文明、美洲印加文明等等。各文明以自己為世界的中心，有自己獨特的一套真理。

隨便舉幾個大家熟悉的例子：古埃及法老王是全世界之王，是帝王之神賀留斯 (Horus) 的化身，歐西里斯 (Osiris) 則統治死亡世界。¹ 死神阿奴比斯 (Anubis) 的形象是豺首人身。人死後，其心臟放於天秤之上，觀其重量是否與羽毛相稱，以為最後審判的依據。罪大惡極者即為惡獸阿米特 (Ammit) 所吞噬。² 印度教可稱迄今最古老的活宗教，吠陀文獻 (Veda) 亦為最古老最有系統的宗教文獻。廣義的吠陀文獻，包括森林書 (Aranyakas) 及奧義書 (Upanishads)，以後者的哲學意味更濃。有論者謂奧義書有強烈的神秘色彩 (esoteric)，意義深奧，有的則謂不然，如徐梵澄《五十奧義書》〈譯者序〉開篇即說：「奧義書五十種，皆無所謂深奧之意義也。」³ 佛教可稱沙門 (Shramana) 系統的一派，極力反對印度教的儀式主義，並謂「眾生平等」，重視哲學思維及道德修養。⁴ 佛教的世界論，以須彌山為中心，認為宇宙有成有毀，一成一毀是一大劫。一大劫分為「成、住、壞、空」四劫。唐代釋道世《法苑珠林》卷一〈述意部〉說：「夫劫者，蓋是紀時之名，猶年號耳。然則時無別體，約法而明。」⁵ 同卷引《立世阿毗曇論》說：「佛說劫中世界經二十小劫壞，次經二十小劫壞已空，次經二十小劫起成，次經二十小劫起成已住。」⁶ 又引《長阿含經》說：「天地更始，了無所有，亦無日月。地湧甘泉，味如酥蜜……」「後大黑風，吹彼海水，漂出日月，置須彌邊，安日道中。遠須彌山，照四天下。時諸人輩見出則歡，見入則懼。自茲以後，晝夜、晦朔、春秋、歲數，終而復始。劫初成時，諸天來下為人，皆悉化生。身光自在，神足飛行，無有男女尊卑，眾共生世，故名眾生。」⁷ 明代陳繼儒《書蕉》卷下〈大劫〉說：「十方三世所有一切世界，皆悉具四種相劫，謂成、住、壞、空。成而即住，

住而續壞，壞而復空。空而又成，連環無端，都將成、住、壞、空，八十轆轤結算，一十三萬四千四百萬年，為始終之極數，所為一大劫也。」⁸ 希伯來文明不必多說，一部《舊約聖經》算是希伯來人的歷史。據〈創世紀〉，上帝用六日創造天地萬物，第七日安息。又用地上的塵土造人，先造了男人亞當。十九世紀初的約翰·史密夫 (John Pye Smith) 引述一位高級教士說，《舊約》預言的最大目的，即在彌賽亞身上 (A distinguished prelate has shewn, with much force of evidence, that the main scope and supreme object of the whole scheme of Old Testament prophecy, is the great Messiah, his character, his office and his reign)。⁹《新約》的耶穌據說即《舊約》所說的彌賽亞，是全世界的救主，是三位一體論中「聖子」的位格，為世人的「罪」釘死十字架上，三天後復活。

觀此，知耶穌的相貌不可能像日本人，佛陀菩薩的相貌不可能像法國人，其原因不消多說。

今天，地球村早已形成，上網即可閱讀歐洲諸國新聞報章，不必待飛機運送。從前各文明各自各的真理，今天的表述必須謹慎。比方說，《舊約·出埃及記》第二十章第三、四節 (Exodus 20:3-4) 載十誡說「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別的神」(Thou shalt have no other gods before me)，又說「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事奉它，因為我耶和華——你的神是忌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討他的罪，自父子，直到三四代」(Thou shalt not bow down thyself to them, nor serve them: for I the LORD thy God *am* a jealous God, visiting the iniquity of the fathers upon the children unto the third and fourth *generation* of them that hate me)。(英皇欽定本 [KJV]/ 新標點和合本 [CUNP]，下同)《約翰福音》第十四章第六節 (John 14:6) 載耶穌說：「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著我，沒有人能到父那裏去。」(Jesus saith unto him, I am the way, the truth, and the life: no man cometh unto the Father, but by me)。果如其言，則今天的佛教、印度教、伊斯蘭教等，即為異端邪說；佛教徒、伊斯蘭教徒、無神論者、不可知論者等等，死後必下地獄。今天，天主教教宗或新教的牧師領袖，不得公開明言。若公開明言，必激起佛教、伊斯蘭教國家的強烈反彈，宗教戰爭未必不可能再度上演，試觀九一一事件等恐怖襲擊，即可了然。但

天主教教宗或新教的牧師領袖卻不得打圓場說，支持宗教自由，說「一切宗教都是導人向善，解除人類的精神痛苦」等等，因如此這般，則乖違惟一真理的基本教義。

宗教之排他，實屬自然；真理之惟一，似屬必然。不能同時說有神是真理，無神又是真理。佛教包容性較大，但對真理的闡釋，例如論世界的起源、死後的世界、解脫痛苦的方法等等，必與他教不同，與無神論不同，與不可知論不同。佛教亦不能承認基督教、伊斯蘭教之所說，都是終極的真實。佛教有真諦俗諦之辨，一切說法，不過為方便門（Upāya），令鈍根者亦得領悟。《維摩詰經》卷中〈文殊師利問疾品〉有「無方便慧縛，有方便慧解，無慧方便縛，有慧方便解」之說。¹⁰《楞嚴經》卷二載佛回答阿難說：「我今如是開示方便，真實告汝。汝猶未悟，惑為自然。」¹¹《大乘起信論》謂因緣有八種，其五者為「示方便，消惡業障，善護其心，遠離癡慢，出邪網故。」¹²但方便門並非放諸四海而皆準。若一切說法，不過為方便門，非必然為真實，則輪迴、涅槃是不是真實？佛陀、菩薩的存在是不是真實？若輪迴、涅槃不為真實，則實無佛陀、菩薩之可言；若無佛陀、菩薩之可言，則亦不必有佛教。但知生老病死，因住異滅，屬必然之事，應「當下即是」，行善去惡即可。

在互聯網革命下的地球村，二十一世紀將如何發展下去？首先必然是文化的整合。文化的整合，非必指文化的提升或下降。資訊的迅速流通，國與國的距離拉近，文化與文化之間的差異將愈來愈少，人類的同質性將逐漸明顯。當然，文化的「同化」亦是危機，故有識之士，必起而抗爭，捍衛文化的個性，保存地方的特質。不過，人類「文化大同」的方向似乎是大潮流，浩浩蕩蕩，不容易逆轉過來。

正是文化的整合正在加速，加之香港教育一向不重視歷史（中西歷史皆然），於是新一代學生，對所謂文化差異，不甚了了；對文化差異的形成，及其形成的背景，更是一無所知。香港中學人文教育之病，在不重視吸收知識。「背誦」不必說，「記憶」文章內容或歷史事實，亦嫌太辛苦。於是考試問題，幾乎只問「意見」，而不問「識見」。同意亦可，不同意亦可。人生學問就如希臘的

詭辯學派 (sophists) 一般，同意或不同意其實皆可勝出，同意或不同意其實皆有道理（希臘詭辯學派的實力和境界當然更高），不分輕重，不辨主次，「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卻可美名為「重視分析，反對填鴨」。多年來，論教育者強調不當「填鴨」，不當死記硬背等等。如是者二十多年，我們這一代的學識，尤其歷史與文化，早已不逮前人遠甚。今天的論者卻仍然繼續說，我們的教育就是「填鴨」。

其實，真正的學習，記誦及分析二者，俱不能偏廢。清代章學誠《文史通義·辨似》說：「學問之始，未能記誦。博涉既深，將超記誦。故記誦者，學問之舟車也；人有所適也，必資乎舟車，至其地，則捨舟車矣。」¹³ 儒家思想最重視啟發，強調學思並重。《論語·述而》載孔子說：「不憤不啟，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認為「死記硬背」是儒家思想主張的人，不知道甚麼是儒家思想。「死記硬背」是後世讀經的事，當然與科舉制度有關，但與儒家教育理念無涉。事實上，「死記硬背」亦未嘗不是學習的重要過程。沒有「死記硬背」，知識在腦袋中不能生根。沒有堅實牢固的知識基礎，學問流於空疏淺薄，學子喜歡誇誇其談。再者，「死記硬背」有助增強記憶力。增強記憶力的方法很多，其中之一，就是經常「記憶」，保持強烈的記憶意識。《中庸》所謂「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確實是經驗之談。古希臘古羅馬的教育固然重視全人教育，閱讀經典著作決不可少，而在十六至十九世紀，西方最光輝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模式，就是耶穌會的教育 (Jesuit Education)。耶穌會教育重視「死記硬背」，是真正的「填鴨」，且不鼓勵學生就宗教問題上發表意見。惟眾所周知，耶穌會人才輩出，鴻儒碩學尤多。

我們並非每方面都能勝過古人。科技雖一日千里，知識的領域亦遠較從前為寬廣，但精神力量的產物，如宗教理念、哲學思維及人間智慧等等，卻早已給古人說定，是千百年來難出其右的。德國存在主義哲學家雅斯佩斯 (Karl Jaspers) 於其《歷史的起源及目的》(Vom Ursprung und Ziel der Geschichte) 一書首創「軸心時代」(Achsenzeit) 一詞，指公元前八百年至公元前二百年間，在中國、印度及西方世界出現相近的哲學思想。當代人類最基本最重要的宗教及哲學，即於

此時形成，稱為「軸心文明」(Axial Age Civilizations)。雅斯佩斯指出，「軸心時代」起初在地域上是局限的，但在歷史上卻有無遠弗屆的影響力 (Die Achsenzeit beginnt zwar zunächst räumlich begrenzt, aber sie wird geschichtlich allumfassend)。¹⁴ 又說，若不在「軸心時代」此三世界 (即中國、印度及西方世界) 範圍者，其人種必然是居於偏遠的，或曾經接觸過此三處光輝燦爛的智慧中心其中之一 (Menschen ausserhalb der drei Welten der Achsenzeit sind entweder abseits geblieben, oder sie kamen mit einem dieser drei geistigen Strahlzentren in Berührung)。¹⁵ 俄文著作《以比較方法論當代世界哲學史》(История Современной Мировой Философии. Компаративистский Подход) 說，雅斯佩斯強調人類史上有所謂「軸心時代」的存在。在這段時期，人類發生「質」的改變 (Ясперс выделяет наличие так называемого осевого времени в человеческой истории, в промежутках которого происходит качественное преобразование человечества)。¹⁶ 又指出，「軸心時代」就像人類歷史中一個獨特的考察點。由此點出發，具體文明發展的「向量」，始大有分歧 (осевое время - как бы своеобразная точка отсчета в истории человечества, из которой расходятся векторы развития конкретных цивилизаций)。¹⁷ 德國人石馬勒 (Wolfgang Schmale) 指出，在數頁描述「軸心時代」的文字中，雅斯佩斯如此總結：在「軸心時代」，「理性」(Vernunft) 與「人性」(Persönlichkeit) 呈現出來了 (「理性」與「人性」二詞是後來製造的)。¹⁸ 又說，至今我們仍然如此認為，「理性」與「人性」是基本範疇概念，人權思想即從此出。歷史的目的，就是理解人類存在的「統一性」，並追求此「統一性」。¹⁹

中西兩大文明系統，在明代以前早已相知，但算不上深入。《史記·大宛列傳》有「黎軒」一地，所指何地，學者之間仍有爭論，大抵以「埃及亞歷山大城說」佔上風；《後漢書·西域傳》有「大秦」的記載，論者一般以為指羅馬帝國，「其王無有常人，皆簡立賢者。國中災異及風雨不時，輒廢而更立，受放者甘點不怨。其人民皆長大平正，有類中國，故謂之大秦。」「拂菻」一詞，見於唐代杜環《經行記》、魏徵等撰的《隋書》、劉昫等撰的《舊唐書》中，一般認為指的是東羅馬帝國。古代西方人稱中國為「賽里斯國」，泛指中國西北部。「賽里斯」

(Seres) 即絲綢之意。

西方文化由原來多個民族文化構成。歐美的差異不必說，即使是歐洲，也是「品流複雜」，從查里曼大帝在公元八百年登基伊始，希臘、羅馬、希伯來、凱爾特、日爾曼、法蘭克文化等，都深深影響歐洲人的性格及其所建立的制度。以色列社會學家愛森斯達 (Shmuel Noah Eisenstadt) 指出，歐洲文明有數種特點：即所謂高度的文化多元 (a very high degree of multiplicity)、「文化取向及結構建置的交叉剪接」 (cross-cutting of cultural orientations and structural settings) 等。²⁰ 羅馬帝國分崩離析後，進入中世紀，多元的蠻族文明豐富了歐洲文化的內涵。眾多城市的建立及發展，令不同的政治體制及社會意識不斷湧現。²¹

西學東漸之得成系統，且維繫經久，始於明末清初，即天主教耶穌會士來華之時。

明末清初耶穌會傳教士來華，其較著者莫如利瑪竇、湯若望等人，是為西學東漸之始。「西學」一詞亦漸次流行，一直沿用至近代，乃至當代。晚清留學美國耶魯學院的容闥，1909年寫過一部自傳，英文書題作 *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1915年翻成中文，卻題作《西學東漸記》。不過，「西學」一詞籠統之甚，凡西方國家所有學問，皆可稱為「西學」，則此語用之於今日，實不知所云。當代互聯網發達，資訊流通迅速，中西方的學統早不如上一代那般嚴格，是以當代學術，無必要辨別「中學」「西學」。「中學」「西學」只是歷史名詞。加之新一代對中國舊學或西方舊學認識不足，似乎再無必要有此界限；而不是專治學術史的人，當然不知此界限何所在，更遑論學術源流了。

2. 當代新儒家與二十一世紀的中國文化

1958年，張君勱、唐君毅、徐復觀、牟宗三等共同發表《為中國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可稱當代新儒家之宗旨或綱領。一般而論，新儒家第一代包括

熊十力、梁漱溟、張君勱、馬一浮、方東美、馮友蘭、錢穆等；第二代包括唐君毅、牟宗三、徐復觀；第三代包括劉述先、成中英、杜維明、余英時等。

概而言之，當代新儒家之興起，要在抗衡兩股思想潮流。其一，抗衡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全盤西化及科學至上論；其二，抗衡當代西方虛無主義或迹近於虛無主義的思潮。以前者為最重要。但首先要知道的，是當代新儒家贊同五四時代所提倡的「民主」與「科學」，並認為當代的核心人文價值，與傳統儒家思想不悖。

新文化運動的代表人物如陳獨秀、魯迅、胡適等，有感於晚清時局的動盪，政權腐朽，國運日喪，民智不開，乃認為當時中華民族的衰敗，是二千多年來孔孟儒家文化遺毒所致，因之主張全盤西化，線裝書扔進馬廄裏。梅光迪在〈評今人提倡學術之方法〉中反駁五四新文化運動時說：「彼等不容納他人，故有上下古今，惟我獨尊之概。其論學也，未嘗平心靜氣，使反對者畢其詞，又不問反對者所持之理由，即肆行謾罵，令人難堪。凡與彼等反對者，則加以『舊』『死』『貴族』『不合世界潮流』等頭銜。」²² 通讀關於新文化運動的筆戰，可知當時反對新文化運動的人，不盡是頑固守舊、食古不化的宿儒，與晚清時代倭仁之流，不能相提並論。若從救國觀點論，新文化運動諸健將的主張，固有針砭時弊的意義；但從學術觀點而言，則其持論多有可商之點。先秦孔孟的儒家文化，與晚清故步自封的士大夫所謂「儒家禮教」較然不同，更與腐朽政權所控制的官方儒學不同。何者為先秦孔孟的主張，何者為後世論者之踵事增華，何者為專制政治控制學術的結果，何者為後世儒家學者的曲解，不得混為一談。對傳統文化無檢別的全盤否定，尤其對孔孟思想之扭曲，不僅有違學術研究所必須堅持的客觀原則，且與五四時代所鼓吹的科學態度，實南轅北轍。在科技進步驚人的今天，地球村早已形成，必須以世界眼光論中國文化的精神價值，不能復視西方文化為中國文化的對立形態。當代新儒家不止於「反對」而已，且對中國文化今後的開展，提出具體的建議及方法，例如牟宗三致力融通中西哲學，譯註德國哲學家康德 (Immanuel Kant) 三大批判巨著；徐復觀則研究先秦及漢代學術，指出學術生命的腐朽，方為民族文化衰亡的最大肇因。當代新儒家旨在融通思想，辨析是非，開展「儒學現代化」的道路，不僅止於保存國學而已，故與國粹派代表人物章太

炎、黃侃、鄧實、黃節、劉師培、馬敘倫等人較然不同。

近代西方思想百花齊放，「主義」林立，例如俄羅斯巴枯寧 (Mikhail A. Bakunin) 的無政府主義 (anarchism)、德意志思想家馬克思 (Karl Heinrich Marx)、恩格斯 (Friedrich Engels) 的共產主義 (Communism) 及辯證唯物主義 (Dialectical materialism)、德國海德格爾 (Martin Heidegger) 及法國薩特 (Jean-Paul Sartre) 的存在主義 (existentialism) 等。然其歸趨多為虛無或迹近於虛無。謂其虛無或迹近於虛無，是指其價值之無定，或價值之無絕對，甚或所有價值，皆屬無根之論，尤其在人文價值的否定。海德格爾《存在與時間》(*Sein und Zeit*) 說，存在不過為與現世相遇的其他存在相濡以沫而已，且存在與存在之間，貌似親密，實則疏離 (Das Dasein aber ist in der Welt im Sinne des besorgend-vertrauten Umgangs mit dem innerweltlich begegnenden Seienden; Dasein ist wesentlich entfernend)。²³ 在〈墮落與遺棄〉(“Das Verfallen und die Geworfenheit”)的一節說，「此在」自身，為真正的自我能力實現，首先已經是墮落，墮落在世界之上 (Das Dasein ist von ihm selbst als eigentlichem Selbsteinkönnen zunächst immer schon abgefallen und an die Welt verfallen)。²⁴ 雖薩特說，存在主義屬人文主義之一 (L'existentialisme est un humanisme)，但「存在先於本質」(l'existence précède l'essence)，²⁵ 存在主義的首要原則，是人類出生並無任何前設、價值及目的，即其出生僅其出生而已 (L'homme n'est rien d'autre que ce qu'il se fait. Tel est le premier principe de l'existentialisme)。²⁶

十九世紀達爾文 (Charles Robert Darwin) 1859 年《物種原始》(*On the Origin of Species by Means of Natural Selection*) 所提倡的演化論，於二十世紀早成通說，並廣泛應用於自然科學的不同範疇，甚至闖進人文及社會學科的殿堂，並登堂入室，成演化心理學 (Evolutionary Psychology)、歷史語言學 (Historical Linguistics) 及行為學 (Behavioural Studies) 等等。生物學家赫胥黎 (Thomas Henry Huxley) 1893 年撰 *Evolution and Ethics*，嚴復漢譯作《天演論》，在中國知識界產生巨大迴響。古生物學及地質學的長足進步，乃發現人類與禽獸同源。今天，我們知道，宇宙約於一百三十億年前誕生，地球形成於四十六億年前。寒武紀 (Cambrian period；約五億四千二百萬年至四億八千八百萬年前) 出現「生命大爆發」(Cambrian